

上坟

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

上坟就是扫墓，农村的俗称。

每年的正月初五都要去上坟，这天是我爷爷的祭日。我爸说，是整四十周年的祭日。

爷爷的直系亲属都会来，带来黄表纸，冥币，鞭炮和刀头。要先把黄表纸用手顺时针旋开，再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在上面刮一下，传统习俗如此。

上坟就是去村边的麦田里。只是一个坟茔孤零零蹲在麦田里，可能上面会长有杂草，也可能上面光秃秃的，被孝子贤孙除去了杂草。没有什么墓地 and 墓碑，那些只存在于电影电视剧中，和实际生活相差过远，农村人死了就找风水先生在附近寻一片麦地埋了。很省事。

当然，不是白埋的，坟地差不多圈占了方圆四平方米的土地，要给麦田的主人一笔钱。这么说其实不够严谨，麦田都是公家的，不能说给麦田的主人一笔钱，是给麦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户一笔钱。其实都是占了公家的便宜。不管是农村人死了放棺材埋在麦地里，还是火化了装骨灰盒埋进墓地里，都是有共通的部分的，那就是有墓志铭。博尔赫斯早就为所有人写好了墓志铭，他说人死了，就像水融化在了水里。

一行人去麦地里，在远处放炮放鞭，在坟前烧纸烧冥币。说一些感慨的话，姑姑说现在的日子多好啊，我爷爷要是还活着就能享福了。姑奶表示赞同，她说我爷爷其实还算赶上了一阵好日子，在临终前几年吃上了好面。姑奶就是我爷爷的妹妹。

妹妹问我什么是好面，我说好面就是白面，小麦磨成的面粉，就是馍，馒头。之前他们吃的都是玉米面，红薯面，糟糠面，比较难吃，没有白面有营养易消化。

我爸说其实肺结核在现在看来都不算大病，国家还免费治，那时候不行，穷，也治不好，活生生拖到吐血，拖到死了。姑奶说，那也算是他没赶上，没那福分。

黄表纸和冥币燃烧散发出来的蓝烟，显示出了物理上的传承，很有现代意义。起风了，烟熏得眼睛疼，妹妹直干咳，我揉眼睛。

黄表纸燃烧完了，就该磕头了。按着长幼顺序挨着磕，爸爸和姑姑先磕，然后是我和妹妹。磕头的时候我认认真真弯腰跪下，俯身叩头，磕了三个后，站起来双手合十作个揖。

其实最近这几年再磕头，已经体会不到怀念逝去的亲人的那种感觉了。年限隔的越来越远，这种关系也就越来越淡了。当然，更主要的，还是我们这辈年轻人的出走，尚在人世的亲人尚且能被忽略不去关照，更何况老去的亲人。

返程的时候被一个石头绊到，差点栽到旁边的一个大坑里。我爸说这坑是前些年被盗的墓，是个老坟，不知道是谁家的，不知道埋的谁。我说这墓还有人盗，以前都阴么穷，陪葬的能有啥好东西。我爸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以前地主可不穷。

坟上完了。一年就这一次。一年一扫墓，倒不是为了寄托什么哀思。只是现在生活好了，对那些因为之前生活条件恶劣，因为穷和苦于生计而逝去的亲人的一种凭吊，对活着的人是一种安慰。扫墓不是为表孝心，是一种历年来的习惯。没有什么本质的意义，对实际生活也没什么帮助。

我想，扫墓的意义就在于，你在扫墓的这天，会比平时想的更多。